

犀花解作杯

——幾件十七世紀的連座花杯

蔡玫芬

手持荷葉杯，共對蓮花斟。

花葉為杯，滿溢浪漫的詩情遐想。

晚明流行將此類花杯與座連為一體，

是犀角杯、白瓷杯、玉杯共有的造型。

可以想見杯觥交錯間獨特的優雅韻致。



一、犀杯

明末文豪汪道昆（一五二五—一五九三）作有〈犀葵杯銘〉：「我有兕觥、薦君瑤席、我心靡他、君如皎日。」和〈荷葉犀杯銘〉：「挹甘露、注清蓮、為君壽、壽萬年。」拿犀杯為賀禮，並明確說明在他的時代裡有犀角材質製成的花葉形飲器。

昂貴稀有的犀角，從李斯〈諫逐客書〉中「犀象之器」句就說明秦代當時已製為器用。而日本正倉院八世紀的藏品中便有唐犀角杯的遺物（圖一），造型簡潔端莊，有如此時越窯秘色碗；以犀角根部寬敞中空部分為杯口，而犀角的尖端切平使能站立桌面，再去除犀角外表硬皮後盤磨拋光，呈現皮質組織琥珀般光潤的色澤。

李斯的時代裡，嶺南一帶便可獲得犀角材質，但唐代以後，南方已經見不到犀牛。所以一般人所理解的犀牛，大約形如故宮所藏的青銅異獸硯滴（圖二），是《爾雅》郭璞註中所描述的「形似水牛，大腹卑腳，腳有三



圖一 宋元 青銅異獸硯滴 高七·八公分
長一七·九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亦有一角者。」半寫實兼半想像的產物。真正的犀牛，大約要靠著海外的進貢物才可能有所認識。不過整隻犀牛進口的案例相當罕有，沿海市舶貿易中多數只能獲得犀角原材，並發展出犀角雕琢的技藝。許多犀角製品是官府腰帶的帶板，欣賞的是材質的通透、色澤和紋

理，因此相關品賞的文字甚多。

汪道昆的時代，是明正德以後西洋船隻沿著新航路前來叩關貿易的時代，航路附近的動植物遭受極大的浩劫，亞洲原產的犀牛包括蘇門達臘、爪哇、印度三個品種，都遭到大量撲殺，迅速的瀕臨滅種，只有非洲犀牛較多，至今尚為人所悉。這些西方人所畏懼的獨角獸被形容得宛如身披盔甲的怪物，卻在西方東向的航道中紛紛倒斃，其鼻上皮質組織形成的單角或雙角，便成了價值高昂的藥物或裝飾器。也在此時，中國的藝匠面對大量出現的雕刻材質，製作出較前更繁複的器物，並成為十六到十八世紀雕犀名匠輩出的現象。



圖一 唐 犀杯 日本正倉院藏



圖三 雕犀角葵花杯 高7.5公分 寬12.6公分
翠德斯坎原藏 約1630前後 牛津大學阿胥摩尼亞博物館藏

汪道昆題銘的犀杯是什麼模樣呢？在牛津大學阿胥摩尼亞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的翠德斯坎展室（Tradescant collection）中一件犀角杯或可做為參考。（圖二）

翠德斯坎杯狀如一朵盛開的花朵，花蒂連著枝葉；雕匠在撇口漏斗狀的杯內表現花瓣伸展、瓣瓣疊生的柔和姿態，杯外壁浮雕葉片、花苞，而底部順著漸瘦的角形鏤空為花蒂與纏結的幾莖枝葉，形成可以平放在桌面的座子；多重鏤空的底座莖蔓間仍能看到所托顯的花朵樣杯體下緣；就彷彿是一朵花蓋座落在鏤空的底座上。花朵的枝子延伸到杯口一側，一方面充分利用犀角下方根部較厚硬的部分，一方面

更形成連枝帶葉、一體成形的完整設計。飲者就著杯緣飲酒，彷彿啜飲著花的汁液。

英國皇室園藝家翠德斯坎父子的收藏是阿胥摩尼亞博物館最早的一批典藏品，雖然正式捐贈是一六五六年，但這件葵花式犀杯為老翠德斯坎（一六三八）生前擁有，應視為十七世紀四〇年代之前的作品，而西方學者Derek Gillman更為文指出是晚明中國南方漳州一帶所製作的可能性。他留意到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海澄縣志》記載從海外輸入的犀角原材：「澄人鏤以為杯及為簪、為帶。」而若翻閱此時的方志，如何喬遠《閩書》也記載崇禎間漳州海澄的情形：「海澄有船舶之饒，…若犀象、玳瑁、胡椒、蘇木、沉檀之屬，麋然而至；工作以犀為杯，以象為櫛，其於玳瑁或櫛或杯，……」則明晚期重要對外貿易港的漳州海澄港一帶，工匠擅長雕刻犀角器的名聲廣為人知；犀角帶板、簪子等服飾外，犀角杯則是較常雕作的器皿。早在明初洪武間漳州府

判王禕（一三二二—一三七四）吟詠漳州風土民情時就有：「玳紫裁為碗，犀花解作盃」句，則福建沿海地區的雕作犀杯恐怕已有相當長的歷史。汪道昆在晚明抗倭戰役中，曾與戚繼光同在福建練兵，對犀角杯應頗有認識。

這些犀杯不只是供應汪道昆之類文人富商的喜好，一些類似清初李漁所謂「犀能助香：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種香氣」的賞鑑建議，讓嗅覺美感與溫潤色澤的美感融為一體，使十六到十八世紀間犀角飲器的風尚更有推波助瀾的藉口。除了沿海港口之外，



圖四 幾件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的犀杯。
四-a 雕犀角玉蘭花杯，改裝為銀柄高足杯，似為奧皇魯道夫二世在1607-1611原藏，現存維也納歷史博物館。寬17.5公分
四-b 雕犀角花鳥杯，達維司原藏，口緣鑲有刻1628紀年的銀釘，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寬14.3公分
四-c 雕犀角葵花螭龍杯，原似為斐迪南大公二世（1529-1595）藏品，原存奧地利安布哈斯宮。寬15.4公分

江南手工藝繁盛地區，如蘇州、杭州、無錫、嘉定、金陵一帶善雕的雕刻家，莫不也兼擅此種材質，且頗有



圖五a 明 雕犀角玉蘭花杯 高10.3公分 寬15.8×10.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數人以此技獲得巧名。崇禎間的《吳縣志》所詳載的地方特產中便包括有「犀盃、犀梳、犀簪、犀帶」等類項，也說明了這個事實。

國內市場之外，歐洲市場需求也是犀角雕刻盛行的促因。西方世界現存如翠德斯坎犀杯者甚多，他們的入藏記錄，或金銀鑲嵌工的刻記，常為犀角器提供製作年代的依據。著名的犀角器研究者Jan Chapman便找尋到幾件十六世紀晚期到十七世紀初期王

室貴族的幾件犀角杯（圖四），如一件維也納歷史博物館收藏改裝為高足杯形式的玉蘭犀杯，被視為奧皇魯道夫二世在一六〇七—一六一一所收藏；一件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達維司（Theodore Davis）原藏的花鳥犀杯的口緣鑲著刻有一六二八紀年的銀釦；奧地利安布哈斯宮的葵花螭龍犀杯可能為奧地利斐迪南大公二世（一五二九—一五九五）藏品，它們或鑲嵌或改裝，但其杯形都恰正與翠德斯坎的連座花形杯相似，說明此種用鏤空法呈現連座枝葉的造型，在十七世紀上半葉頗為盛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犀角器中，亦有屬翠德斯坎杯類型者。如（圖五）雕犀角玉蘭花杯即為一件質美工緻的佳作。全器以玉蘭花為題，漏斗狀杯體，口緣外撇，從內底向外雕出雙重疊壓的花瓣，底部連蒂花枝將花杯托高，並向左右分出枝葉，右側較壯碩的兩粗枝並列在杯的右側，枝端小葉攀入杯緣（這三枝杯緣小葉，也同樣出現在翠德斯坎杯和達維司杯



圖六 清 雕犀角花果杯 高6.8公分 口徑15.3×12.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口緣），連在枝子上的其他花葉則茂生於杯壁；左側的細枝另將嫩葉花苞分別錯落杯壁；花蒂分枝四出處，在底部形成圈繞的足型，而琢磨圓渾細膩，將杯壁輪廓完整呈現，全杯就宛如坐落在座子上。犀角雕琢時，需要使此皮質組織軟化，匠人常在雕琢

程序後再拉整塑形，使杯緣較薄地向
外展延，仔細觀察不太平坦的器壁，
常能感覺到匠人捏壓拉塑的手勁。此
件作品爲上選的材質，溫潤飽滿，對
光而視，有琥珀般透光感，夾雜深褐
色的雲斑雨腳和細密粟點，使全器頗
有賞玩之趣。

國立故宮博物院另件花果杯(圖六)
也連著這種透空的杯座。這件杯質泛
白不透明，雕琢細膩。其杯口寬廣，
而雕者以之表現靈芝，外壁作如菇類
菌葉不平整的點瘤狀，並攀附竹枝花
卉；底部亦用鏤空法雕出杯形，以圈
圍底座的枝葉托高。全器雕刻工緻，
磨礪收刀不若前件圓潤，近似盛清的
作品。

一般的犀杯雖也雕鏤樹石人物花
果，不過多廣口直身，順應犀角原
形，將底尖切平爲平底，如故宮的另
件荷葉杯(圖七)；講究者還會將器身
花紋延伸到底部。此器的雕刻和磨礪
都很細緻，葉脈歷歷，花卉多姿，所
呈現的寬口向一側伸展，而杯腹直
壁，可說是犀角杯最常見的外型。

一一、瓷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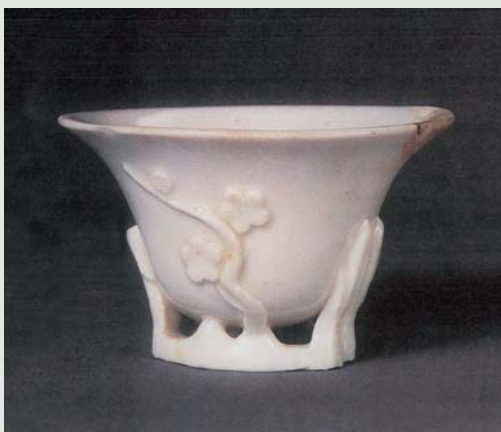
翠德斯坎的連座犀角杯讓人接受
爲福建漳州一帶的作品，蓋因其鏤空
連座的造型與漳州鄰近的德化窯白瓷
梅花杯相似。一般稱爲梅花杯者，通
常杯的主體爲口緣外敞的寬底杯形，
底部貼簡化的枝幹狀鏤空座子，一枝



圖七 明 雕犀角荷葉杯
高八·七公分
寬一四·三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或數枝梅花或玉蘭花枝葉由底座枝幹
向上延伸貼附器壁；其杯型、底連鏤
空座和貼附的枝葉，基本上與犀杯的
構形理念一致(圖八)。荷蘭畫家
Leonard Knijff在一六八一年便將此種
梅花杯畫入一幅靜物畫中，置於凌亂
的桌案書冊上。顯然這是十七世紀中
後期西方世界所習見的一種中國瓷
器，與翠德斯坎杯的年代相去不遠。

德化產瓷，早自宋元時期便銷行
海外。然其著名的白瓷器在明中期以
後才名聲漸揚。雖然《八閩通志》



圖八 德化窯白瓷梅花杯 福建德化窯址出土
(《德化瓷》 1990 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

(一四九一)所記錄「白瓷器，出德化縣。」並無實物可完全連結，不過十六世紀後期以後，德化窯已經成為景德鎮以外最著名產白瓷的窯廠，有「白建」之稱，是此時人所理解的「建窯」。茶器、香具、杯、簫、印、瓷仙、人物、玩具成為十七世紀文人記錄最印象深刻之產品。其乳白溫暖透光的色澤，與景德鎮銳利清亮的白晰不同，貶之者稱其「亞於饒九」(何喬遠，《閩書》)，喜愛者如歐洲市場稱之為「中國白」(Bleu de Chine)，並成為歐洲發展瓷器產業時所心儀的模仿



圖九 明末清初 德化窯白瓷犀角形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對象。在一艘約於一六四三年沈沒於南海，後為Hatchel船長打撈出海的船隻中，裝載有將近二萬件西方市場喜愛的所謂克拉克型青花瓷外，還有約八百餘件的「中國白」，說明此時德化瓷已大量銷往歐洲，前述一六八一年的靜物畫則更說明這個事實。

聯繫著犀角器與德化瓷器在十七世紀的同步流行、產銷現象的，還包括一種德化窯的犀角形杯。圖九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德化窯杯，杯緣寬敞留有捏塑外撇的手痕，腹身窄直，平底；外壁上端凹凸起伏的雕塑如山石瘤節，腹部貼塑異獸山石花草；而仔細端詳全形，宛若一件圖七的犀角杯。這可見德化窯的製作取形，確實曾以犀角器



圖十 元 青白瓷連座香爐 高10.5公分 寬6.7公分 葉義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為模仿的範本。反過來也正說明閩南地區對犀角器的熟悉。

三、玉杯

然而連座杯的設計並非閩南地區的創作。早在元代的一些供器上便有這樣的設計。例如新安海底沈船的青白瓷連座爐、連座瓶，龍泉窯連座吉字瓶，江西九江出土至正十一年(一三五—)舒氏一小娘墓葬中也有青花雙耳連座香爐、樞府釉連座瓶出土(《文物》，一九九一年六月)。這些也同時見



圖十一 宋 玉荷葉洗 高9.5公分 寬15.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宋 玉荷葉洗 帶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菲律賓大量出現的元代貿易瓷器，院藏葉義先生捐贈的青白瓷連座香爐即屬此類（圖十），座形設計通常模仿木質家具的几案形，或圈束瓶體下方的箍圈座。然而前述犀角或德化白瓷的花式杯則將座子鏤空如寫生枝葉，與杯形呼應成整體設計。

上述連座器所提示的，是器物擺放陳設時，往往需要座子，其目的方面在於支撐的功能上，使不會傾倒，一方面在於美觀的襯托。它的作用又

有點兒像唐、宋的托子與茶碗，或者溫碗與酒壺，成組的兩者配成套，功能和美感上都相依附。這種物與物相搭配成套的美學，原是生活美學的一部份。善搭配者往往為器物搭配適當的盒、匣、蓋、座，尤其是一些像生物件，取自然間生物為題材雕為用器，所搭配的裝潢往往以托顯其特色為設計取向。

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件著名的宋代玉荷葉洗（圖十二），荷葉捲起的樣子正如敞口小足的碗盞，雕刻者在它的底部勒出小的葉蒂，連著的葉莖在底部小段圈起再延伸到葉緣的一側，形式上已具備如敞口大碗的圈足，也能站立桌面，只是口大足小，一如其他瓷器撇口大碗，穩定性堪慮；於是善雕的雕工為它搭配了一件木座（圖十三），多層繁複鏤雕著一把水生植物，荷花、菱葉、水草等。於是，捧著荷葉杯彷彿擎著一枝荷葉，陳設時彷彿觀賞滿荷塘的花葉。

北宋神宗時陸佃（一〇四二—一〇二一）論禮，提到「今之荷葉杯、

葵花盞，皆取其口之象。」似乎此時的花葉杯盞只是口形如花。蘇軾（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在《和連雨獨飲》詩自言：「吾謫海南，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有一荷葉盃，工製美妙，留以自娛。」雖然無法知曉此荷

葉盃的形貌，是否也只是口形如荷葉？不過從稍晚王十朋（一一二二—一一七一）「手持荷葉杯，共對蓮花對」句，可以瞭解是與荷葉形體相關造型的飲皿。事實上，南宋史繩祖墓（一二七四）所出荷葉洗亦作肖形象生狀，底足亦似故宮荷葉洗以葉莖圈出足形。這種取象生荷葉為飲皿的風尚，有如閒雅之士直接取新鮮荷葉刺穿葉心與莖相通，從葉莖來啜飲盛放葉中的液體（田藝蘅《留青日札》）。明晚期陳洪綬《畫隱居十六觀冊》，主人翁手捧荷葉意欲啜飲的形象（圖十三），更添此花葉形器的風雅象徵。

此類以花葉為名的杯盞在

唐代應已存在，故有曲牌名為「荷葉杯」者。《金史》載章宗泰和六年（一二〇六）賞賜僕散揆「玉荷蓮盞」，以旌其軍功。看來這種名稱的器皿久為廣泛的風尚。而晚明高濂敘



圖十三 陳洪綬《畫隱居十六觀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述他所喜愛的
瘦木杯：

「杯式惟三種
為最：桃杯、
蓮杯、芝杯。
余所藏三杯，
克肖真形。」

強調是以形體
的「克肖真形」
為追求標的。

多數像生

花葉的作品，
會將花卉果實
的底部也作枝
葉適度的浮雕
表現，不過晚
明至清初的玉
製花果杯則有

將上述玉荷葉杯與底座功能連結為一
體者，以單塊質材雕鏤完成；原先只
是貼在器身的枝葉轉為鏤雕托襯的底
座，將杯體托高，從鏤空處可以看到
花果杯體的輪廓，這幾乎就是翠德斯
坎犀角杯和德化梅花杯的造型理念。



圖十四 明 玉雕花卉杯 高5.8公分 寬14.2×9.0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例如故宮
的一件玉花卉
杯（圖十四），
廣口外撇的杯
形與德化杯幾
無二致，層出



圖十五 明 玉雕葵花杯 高6.0公分 寬12.9×10.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明 玉雕葵花杯 高六·三分 寬一五·二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枝葉是可握的雙耳、器壁的裝飾、也是底部的支座。圖十五、十六二件玉杯都取蜀葵花為形，枝子將花杯托

高，鏤空的連枝底座伸出幾片五出大葉托襯於器外壁，雕琢圓磨溫潤，表面泛玻璃光，分明為明代玉雕精品；而枝葉佈局與幾件十七世紀初的犀角杯（圖三、四）的構景佈局幾無二致。

圖十七的玉蘭花插大約是十八世紀後期的作品，花體下方的鏤空枝葉雖不足以支撐此件窄高花器的穩定站立，但造型理念仍與前述連座杯的概念相似。高濂《遵生八牋》評論晚明巧匠周丹泉的作品：「若玉蘭花杯雖巧，似入惡道，且輪迴甚速。」所稱巧而入惡道，是嫌其繁複，卻也說明了流行的趨勢；至於「輪迴甚速」卻未成定語，從十六世紀後期興起的花



圖十七 清 玉雕玉蘭花插 高22.7公分 寬12.0×6.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葉連座杯造型，直到十八世紀仍然喜好不歇。

參考資料

1. Jan Chapman, *The Art of Rhinoceros Horn Carving in China*, London: Christie's Books, 1999.
2. Derek Gillman, "A Source of Rhinoceros Horn Cup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Orientalism*, 15:12 (Dec. 1984), pp.10-17.
3. C. Sheaf & R. Kil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talogue: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Christie's, 1988.